

北國四部曲

文／愚庵 圖／編輯部



很多故事，無法從圖書館中獲得，當你踏上旅程的第一步，所有的學習才剛剛開始。

追尋自由

西元 1990 年冬天，我在莫斯科 (Moscow) 採訪蘇聯崩解後的社會問題，走

在紅場上被白雪覆蓋的路面，奧圖 (Otta) 的樣子吸引我，他站在雪地上，長髮上還殘留著白雪的碎片，手上拿著一個紙板，上面用黑筆寫著「我會說英文」，看到這幾個字，好像是上帝為我而準備的，我直覺走過去，先請他把紙板收起來，他很靦腆地告訴我：「我的名字叫奧圖」。

奧圖來自克里米亞半島 (Crimea)，一頭金髮，克里米亞屬於烏克蘭 (Ukrayina)，蘇聯崩解後，烏克蘭經濟也受創嚴重，過去以小麥兌換石油的交易停止了，烏克蘭經濟陷入寒冬，於是，奧圖逃到莫斯科，沒想到莫斯科局面一樣慘酷，眼看就要餓死街頭，奧圖想出唯一的技術就是英文。

冷戰時代，蘇聯社會，普遍抗拒英文，說英文的人，會被當成階級敵人看待，地鐵電車上，沉默就像傳染病，可以看出蘇聯國家人民壓抑的面貌，或者說，蘇聯拒絕學習西方帝國主義的英文，但是，奧圖的想法不一樣，他從高級工業學校機械科畢業後，就在可里米亞一家國營工廠上班，一直到被迫下崗，奧圖只好投奔莫斯科，尋找機會，還好，奧圖從每天偷偷收聽美國之音電台中，練習了很不錯的英文會話能力，我初抵北國，真的需要說英文的人才，來訪之前，有一家旅行社告訴我：「如果缺少地陪和翻譯，可以直接到莫斯科大學找人」，每年，從中國到蘇聯留學的大學生很多，校園中充斥黃皮膚的學生，他們精通中俄文，但是，緣分卻讓我挑到奧圖，雙方言明每天工作 12 小時，我負責三餐，一直到晚上我回飯店，才算一天結束，一天 10 塊美金打工工資，奧圖也爽快答應，我在莫斯科待了一個多月，每天奧圖總是很準時，到房間敲我的門，扮演「晨呼」的角色，接著陪我到飯店餐廳用早餐，那一年，俄羅斯因為政經改革的衝擊，物質缺乏，盧布急貶，一美金兌換 2,000 盧布，路上經常可見排隊等候一杯咖啡，和黑麵包的人群，為了避免這樣的下場，奧圖每天早上總是貼心幫我準備麵包和雞蛋，作為一整天在外活動的餐點。午餐就

找個公園，將就著吃，倒也是一種樂趣。

有了奧圖陪伴，確實在採訪工作上順利不少，我也在他身上學了不少俄語，有一天，奧圖告訴我，他想去美國使館申請赴美簽證，我也陪他走了一遭，由於蘇聯崩解後，生活陷入苦境，申請赴美國人數增加很多，英文當然是第一個條件，我深信奧圖英文應該可以過關。

結束在莫斯科採訪後，我的第二個行程是列寧格勒，離別當天，我特地找到一家中餐廳，宴請奧圖，奧圖告訴我：他赴美簽證已經獲准，我也替奧圖感到高興，

我把三十天的工資付給奧圖，然後加上300美金的禮金，希望他可以順利投奔美國，享受自由的生活，離開餐廳回飯店的路上，奧圖用英文發音方法，把去莫斯科火車站，購買火車票的俄文寫了下來，奧圖說：「如果你對售票員說俄文，可以買到便宜的車票，說英文的話，車票貴十倍，記住要對售票員說：妳很漂亮，不管他多醜多胖」，第二天，我一早到莫斯科火車站，奧圖說得果然沒錯，我用俄文誇讚很胖的售票員，果然用很低的價格，買到車票，順利離開莫斯科。



看到俄羅斯和烏克蘭為了爭奪克里米亞陷入戰爭，突然想起奧圖，不知道奧圖在美國生活是否如意？

馬希姆 (machim) 的森林

那位每天戴著鴨舌帽，穿上黑色大衣的特務，竟然要請我到他家裡吃飯，確實讓人感到意外。

馬希姆官拜格別烏 (Komitet Gosudarstvenno Bezopasnosti, KGB) 上校，每天像鬼魂一樣，出現在我的周圍，一開始，我並未發現，但是，他的穿著很少變化，白色西裝打領帶，黑褲黑大衣，如果遇到天氣特別冷，他會在內襯裡加一件無袖灰色毛衣，下雪的時候，一定會帶上黑色帽子，如果你經常看特務電影，這一身就是標準打扮。

身處混亂莫斯科，我的神經即使大條，也不會忽略這樣的人物，何況他總是如影隨形，或者是距離我5步之內，暗中窺探我，有一次，我和奧圖到報社拜訪，事後，馬希姆就要求報社的人撰寫訪客來訪內容報告，這是報社的人員事後告訴我的消息，有一天，我突然決定拆穿他的真面目。

那一天，我和奧圖正在用早餐，馬希姆坐在另一桌喝咖啡，我走過去，很禮貌邀請他一起用早餐，他有點吃驚，或者因為肚子餓，就走了過來，我用英文直白告



訴他：「你是跟蹤我的人嗎？」他一聽就說：「不，不是跟蹤，是保護」，我們就這樣認識了。

蘇聯舊時代，到處是階級敵人，每一位入境的外國人，都必須接受跟蹤或保護，以防外國人做出傷害國家安全的事情，很顯然，這個制度仍然持續沿用。

我和馬希姆混熟了，有時候，他也不客氣，直接走到我和奧圖吃早餐餐桌，一起分享自助式早餐，我真的變成特務的好朋友了。

有一天，馬希姆告訴我，他想邀請我到他家吃晚餐，以回報我的招待，想一想，這也是人情之常，抱著深入俄羅斯家庭的想法，我就立即答應了。



俄羅斯冬天冷，白天卻很長，果然，黃昏剛到，天卻還亮著，馬希姆就到飯店敲門了，馬希姆開著黑色的國產國安局配車，已經用了10年，在冷凍冰箱般的北國，沒有車子真的不行。

馬希姆的家，嚴格說來根本就是一座莊園，可惜年久失修，有點荒涼的感覺，一進門，入眼就是一片覆蓋白雪的草坪，迎面而來，老屋的後面是黑色森林，我認出森林是白樺樹，一種針葉林，可能知道我要來，馬希姆的夫人和兩位漂亮的女兒，已經在門口迎接了，馬希姆指著我，向家人介紹我這一位來自臺灣的大偉，兩位金髮小女孩笑得很燦爛。

馬希姆剛停好車，就拿起一個籃子，請我一起到森林採蘑菇，兩位小女孩也跟在後面，這是非常難得的體驗。

馬希姆似乎對分辨有毒或無毒蘑菇很內行，我只看到森林裡長滿波士頓腎蕨（*Nephrolepis exaltata*），還有少許的藍莓，小女孩一進森林就笑開懷了，沒多久，馬希姆已經採了滿滿的一籃子蘑菇，馬希姆說：「這是今晚最豐富的羅宋湯。」離開森林時，馬希姆順手從雪地上撿拾了不少木材，我也幫忙把枯枝帶回家。

蘑菇交給馬希姆太太清洗，馬希姆在餐廳的壁爐上點起了材火，俄羅斯已經斷了熱氣輸送，整個季節，只能靠著枯枝木

材，度過寒冷冬天。馬希姆說蘇聯崩解、政經改革後，市場上物質越來越少，尤其是食物，因為盧布每天下跌，生產者擔心賣了東西後，買不到原料，所以不願意生產，幸好有一座森林，讓我們活了下來。

晚餐很快上桌，幾片黑麵包和一大碗羅宋湯，馬希姆唸完禱告詞後，一家人就開動了。

用餐後，我問馬希姆黑市在哪裡？可以去走走嗎？我也順便買一些東西，馬希姆不置可否，上車時，我順便把馬希姆夫人和兩位女兒也帶上車，剛好，一車滿滿。

莫斯科黑市因為經濟風暴興起，沿著莫斯科河兩岸，商店林立，白天這裡如同鬼城，夜晚則變成人聲鼎沸，盧布貶值後，官方為了壓制美金使用，曾經要求店家區

分盧布和美金使用時間，每周一三五，必須收盧布，二四六日，四天可以收美金，店家乾脆就來個一三五休市，政府也莫可奈何。

我挑了牛奶、奶粉、咖啡、牛肉、麵包、起司、巧克力、雞蛋、火腿，順便選了兩瓶伏特加，這是俄羅斯人的生命泉源，生活物資塞滿後車廂，這裡多數貨品來自中國大陸，在物質缺乏的時候，美金宛若救世主，看見一堆物品搬上車，兩位金髮小女孩，也笑得格外燦爛，上車時，馬希姆一直用俄語說著「感謝（спасибо）」，這些物質可以讓一家人度過這個冬天了，他的語氣中也流露出一種辛酸，這是戰鬥民族既愛面子，又要保持堅強的一面。



東西搬到馬希姆家中，馬希姆送我回飯店，我一路想著：這是一頓難忘的晚餐，還好馬希姆家裡有一座森林，和森林中的蘑菇。

雨刷的故事

莎塔娜 (SANTANA) 是我在列寧格勒 (Leningrad Oblast) 的導遊，認識她純屬偶然，我住的地方距離列寧格勒車站很近，車站旁邊就是這個大廣場，廣場一部分，被規畫成一個藝術市集，這裡的藝術家雲集，專門販售藝術品給北歐旅客，從車站搭上火車，就可以直通芬蘭赫爾辛基

(Helsinki)，所以，來自北歐的旅客很多，北歐信基督教，也欣賞東正教風格的藝術品，包括聖蹟，聖徒或基督，聖母的畫像，也有很多版畫雕刻，成為旅客收集的藝品，莎塔娜就是在這裡從事畫作販賣，她的先生和她一樣，從列寧格勒大學藝術系畢業後，兩人一起在市集裡賣藝術品，莎塔納的先生以雕刻為主，兩個人的作品，剛好可以互補。

我見到莎塔娜的時候，她正在修補一幅油畫聖母像，而她先生則在一旁為木板雕刻的基督像，設立一個木框，通常這種木框，好像蓋子可以把聖像包起來，就好

像一個木頭盒子，回家一打開，基督像就出現了，可以掛著，也可以放在書桌上作為擺飾，這種雕刻很受到北歐旅客歡迎，見他們兩人很專心工作，我只好站在旁邊看了一會兒，然後問她一幅畫要賣多少錢，莎塔娜聽到英文，很顯然嚇了一跳，通常，到此旅行的芬蘭人，幾乎都會說俄文，因為芬蘭曾被俄羅斯統治過，莎塔娜看到眼前一個東方人，金髮下的藍色眼睛明亮了一下，問我來自哪裡，我說臺灣，她一聽，有點驚訝，我知道，她可能從來沒有見過臺灣人吧，她又重複說了「契丹」，我說，不，我是臺灣人。

這是我們見面的過程，我問莎塔娜，一天可以賣掉幾個藝術品？可以賺多少錢？她有點為難，不知道如何回答，我乾脆說問她，如果我請你擔任導遊，妳希望一天多少工資？莎塔娜問了一下先生，最後就說：「一天20塊美金」，我一口氣就說：「就這樣，但你要開車，我每天補貼10塊美金當油料費」，莎塔娜點了頭，很快就達成共識。

莎塔娜每天早上到我的飯店赴約，我告訴她當天的行程，包括冬宮美術館 (Winter Palace)、普希金紀念館 (Pushkin State Museum)、革命廣場 (Revolution Square) 等等，每天中午用餐，我和莎塔娜用很簡單餐點打發，只有晚餐會選擇較



好的餐廳。莎塔娜對列寧格勒，已經是識途老馬，她從小就在這個城市長大，列寧格勒比莫斯科還更冷，更常下雪，每天，莎塔娜開著義大利製的小車到飯店，我才發現：她有一個不尋常的動作，每次一停車，一定要把雨刷拿下來，開車時候，再把雨刷裝上去，或許已經很熟練，所以並不浪費太多時間，我基於禮貌，一直不敢



問她，深怕觸犯某些文化上的忌諱，有一天，天上飄著大雪，我們來到一家俄羅斯餐廳，準備用晚餐，莎塔娜停好車，立刻把雨刷拿掉，然後放進她的大衣口袋，走進餐廳後，點好菜，正在等候時，我開口問她為甚麼要拿走雨刷，莎塔娜笑著說：小偷太多了。

原來，列寧格勒的小偷專門偷雨刷，在這種一年有半年下雪地方，沒有雨刷，就表示今天無法出門，莎塔娜說：雨刷不貴，但是，你無法立即買到，當你去修車廠買雨刷，她會告訴你需要先預訂，一個月後再來取貨。莎塔娜說，這就是共產主義治理下的俄羅斯，所以，我們真的受夠了，看來，資本主義社會雖然問題很多，但是，單單雨刷，就比俄羅斯好很多。

我寫下莎塔娜的車用雨刷型錄編碼，我說，等我回去，我會寄來很多雨刷，讓你不用停車拔雨刷，莎塔娜一聽，笑了，金髮之下，藍色的眼睛笑得很陽光，幾乎把外面的大雪融化了。

我離開列寧格勒，前往波羅的海三小國之前，還特地請她先生一起享用了中式餐點，莎塔娜說：「謝謝你給的工資，我們可以在這個冬天，留在森林裡作畫，畫我們喜歡的創作，而不是商業的聖母像。」

有跳蚤的旅店

這是另一個多出來的意外故事，但是，對旅人來說，是啓示也是感恩。

西元 1997 年，我回到俄羅斯進行採訪工作，卻忽略亞洲金融風暴的席捲，很意外，這場來自亞洲的風暴，從泰國開啓，卻造成俄羅斯盧布很大震盪，說起來，俄羅斯因為經濟體質不佳，所以很容易被金融禿鷹所影響，出發前往莫斯科時，我並沒有察覺到可能發生的意外，我的身上像往常出門旅行，帶著法定的稀少美金，還有幾張信用卡，從日本東京轉機到莫斯科，一開始並沒有太大異狀，我住進飯店，像往日一樣刷卡，只有在必須使用現金的場合，我才使用盧布或美金，我並沒有發現：美金兌換盧布的價錢，正悄悄上漲，這是金融風暴的早期徵兆，一直到飯店櫃台告訴我，信用卡不能用，我才發現事態嚴重，不只是一張卡不能用，而是所有信用卡全面停用，櫃台告訴我：外國銀行已經離開俄羅斯，所以萬事達卡或 VISA，同樣停止交易，甚麼時候恢復，沒人知道，我擔心身上的現金無法撐太久，更擔心沒有辦法買到機票，想離開莫斯科，唯一的方法就是買火車票，走西伯利亞鐵路，回到中俄邊界，運氣好可以從邊界通關進入哈爾濱，

再從中國離境，我也知道此路有風險，問題是已經無路可走，再待下去，恐怕面對的就是飢餓。

說走就走，事不宜遲，我飛奔到火車站，買了一張抵達哈爾濱的國際列車票，身上只剩下 150 塊美金，我算一下，明天離開飯店時，要交 100 塊美金，剩下 50 塊美金要撐到哈爾濱，回到飯店後，乾脆把美金全部換成盧布，這趟路要走七到八天，吃喝都要錢。

天一剛亮，我到櫃台結清住宿費，馬不停蹄，趕到火車站，火車準時八點出發，

進入車廂前，我在火車候車處買了幾個麵包還有礦泉水，長期奮鬥時間到了。

車廂擠滿從莫斯科要回中國的「倒爺」，所謂「倒爺」，就是到俄羅斯賣東西的跑單幫客，俄羅斯市場的物品，多數靠著中國單幫客，用肩膀挑來補及，倒爺貨物賣完了，就是回家的時候，倒爺一回到中國補貨，下次又回來，生活方式和冬季候鳥差不多。

前幾天，列車雖然走走停停，但是，至少沒有耽誤行程，沒料到，第七天黃昏，到達哈巴洛夫斯克 (Khabarovsk)，列車卻





故障了，列車長說：火車故障，必須維修，在此停留一天，旅客可以留在火車內，但是沒有熱氣供給，也可以下車到飯店住宿，明天上午9點開車，我下車到候車站詢問，可否搭下一班列車，服務員說下一班要兩天以後，我一聽，傻了，身上只剩100塊盧布，住飯店可能不夠，還要吃飯，但是，留在車上，也是凍死一途，這裡晚上都在零下10度左右，我拖著行旅，走到最近的一家旅館，櫃台說一個晚上100塊盧布，我把100塊交給櫃檯，拿了鑰匙走上房間，

腦袋裡只想著「明天怎麼辦？」

還有更慘的事情來了，這是一家跳蚤肆虐的飯店，房間上下包括棉被，已經被跳蚤占領，一整個晚上，我連走進床鋪的勇氣也沒了，最後只好帶著大衣走到一樓的櫃台處，還好，接待員已經下班，櫃檯旁邊有一個沙發，成為夜裡唯一的床鋪，至少，這裡沒有跳蚤。

天亮的時候，外頭還下著雪，但是，有一位華人長像的老人已經下樓，他只看了我一眼，並沒打招呼，就走到外面的廣

場，冒著細雪紛飛，自顧打起太極拳，我突然有一股衝動，想認識這位老者，目的當然是借錢，畢竟，自己從沒幹過乞丐，不知道要如何開口第一句話，一直等到老者走進來，我才鼓起勇氣問他：「請問你會說中文嗎？」老人說「我是中國人，你哪裡人？」我說臺灣，老者說：「喔，臺灣，很好，有事嗎？」我表明了身上只剩這一支手錶，想賣給你，周轉一些錢，老人看了我遞交過來的錶說「好錶，可惜了，你要多少錢？」我說，一百盧布，老人沒答話，從身上掏出一堆盧布，取出一張說要我拿去，並說：「手錶你留著！」我手上拿著盧布，實在太興奮，卻不知道要說甚麼話才好，後來才知道這些從東北跑到俄羅斯種菜的人，一定要等著冬天來到，把身上賺來的盧布，和中國旅客換回人民幣後，才能回家，老者已經在旅館待了好幾天。

我拿著行旅，身上揣著100盧布，飛跑趕到車站，火車已經準備出發了，等我進入車廂，才發現自己居然忘了問老者的名字，現在想起來，還充滿悔恨。

100盧布幫助我度過最後的行程，我在車上買了晚餐和礦泉水，一直到列車進入中國邊境，我才知道，這次的逃亡，是生命中最危險的一次。

回憶

許多生命中的回憶，總是到了晚年，更覺珍貴，李商隱《晚晴》提到「...天意憐幽草，人間重晚晴。...」，我這一生的冒險，充滿異國情趣，像奧圖、馬希姆、莎塔納，只占了記憶中一小部分，但是，那位忘記詢問名字的老人，卻占了大部分，那是永遠無法回報的感恩，成了心中的遺憾。

